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上的  
诡异事件

金万藏

作品

# 死亡航线

二战篇

SI WANG HANG XIAN

奇怪电波

神秘黑云

十个月亮

远古人像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金万藏  
作品

# 死之航线

战篇

SI WANG HANG XIAN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死亡航线 / 金万藏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229-04633-0

I. ①死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6956号

## 死亡航线

SIWANG HANGXIAN

金万藏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田 力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7.25 字数: 216千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- 引子 / 1
- 01. 黑云之光 / 8
- 02. 不可能到达的高度 / 15
- 03. 女人 / 20
- 04. 真空袋 / 26
- 05. 消失在空中 / 32
- 06. 日本人的尸体 / 37
- 07. 红烟柱 / 42
- 08. 融化 / 48
- 09. 蓝色毛发 / 53
- 10. 另一架残骸 / 59
- 11. 英魂之墓 / 65
- 12. 分歧 / 71
- 13. 飞虎队 / 77
- 14. 轰炸 / 83
- 15. 入夜后的惊叫声 / 88
- 16. 遗书 / 93
- 17. 降落伞 / 98
- 18. 十个月亮 / 103

# 死亡航线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的诡异事件

19. 冰山上的来客 / 108
20. 内鬼 / 113
21. 西游记 / 118
22. 裂缝 / 124
23. 我从地狱而来 / 129
24. 无人营地 / 134
25. 骨城 / 138
26. 不肯现身的救星 / 143
27. 千万别看 / 148
28. 银河 / 154
29. 幸存者 / 159
30. 凶手 / 163
31. “零式机”来了 / 168
32. 骆驼 / 174
33. 热血 / 179
34. “玛特计划” / 183
35. 燃油 / 188
36. 完美的避难所 / 193
37. 跳伞进入未知的区域 / 198
38. 远古神话 / 203
39. 保险柜 / 207
40. 诡异的五秒 / 211
41. 警告 / 215
42. 别了，我亲爱的朋友 / 220
43. 你是谁 / 226

# 死亡航线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的诡异事件

- 44. 韩小强的秘密 / 231
- 45. 真相 / 236
- 46. 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/ 240
- 47. 永生 / 246
- 48. 壮志凌云 / 251
- 49. 等待 / 257
- 50.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/ 262
- 后记 / 268

# 引子

二战里的秘密数之不尽，我有幸知道一个神秘的故事，而这要从我在新疆发现了一个被掩埋的二战保险柜说起。

2002年10月，一个名为《历史的记忆》的图片展在美国举行，当时展出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实物，再现“开凿滇缅路”、“飞虎队”、“驼峰航线”、“轰炸东京”等重大历史事件。那次活动由中央级别的部门主办，还有美国一些官方机构协助。

我的名字叫黄千山，在活动中充当一名英文翻译，此外还搜集和整理重要的资料。在活动举行的五个月前，我和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在云南昆明搜集资料，然后把资料的英文翻译说明做好。有一天，从新疆传来一个很特别的消息，次日我就和那位朋友马上飞到了新疆。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着急，是因为在新疆的森林里发现了二战的飞机残骸，而驼峰航线与新疆相距数千里，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现。

驼峰航线的诞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。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，日本几乎切断了中国所有与外界的联系，抗日战争也不见捷报。1942年日本攻向缅甸，切断了滇缅公路，那是当时中国抗日战争里最重要，且唯一的国际战略补给路线。自此，中国可以说是陷入了绝境。

# 死亡航线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的诡异事件
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国际补给非常重要。国际上有意援助中国，可那时候他们进不来，我们也出不去，战略物资出、人口都是大难题。既然海陆都行不通了，中美等国政府便联合起来，共同开辟了赫赫有名的驼峰航线。

这条航线特别危险，所经之处被美国人称为“上帝的遗弃之地”。驼峰航线西起印度，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；然后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等地。那一带的山峰绵延起伏，犹如骆驼的峰，故而得名“驼峰航线”。

当得知有一架二战美机坠落在新疆时，我就觉得很吃惊，这和以前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大相径庭。到底是什么力量把那架飞机卷到新疆去了，是空中神秘的气流吗？这绝无可能。要知道新疆离驼峰航线非常远，中间还隔着一个辽阔的青海省，怎么也卷不到新疆。

和我同行的美国朋友叫琳达，她为中美航空遗产基金会工作。琳达的祖父是老飞行员，曾参与了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。当年，琳达祖父的飞机坠毁在云南杉阳，他跳伞时腿折断了，幸而得到当地农民的救护才得以生还。琳达的祖父仍健在，她从小听那些故事长大，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和向往。她为那次图片展的活动提供了很多帮助。

为了不耽误中美的纪念活动，各地政府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我们赶到新疆时，看到飞机残骸是在那拉提山下的云杉森林里。云杉森林层叠紧密，每一棵树都像准备冲天的火箭，壮阔异常。飞机残骸是一位护林工人发现的，可能由于多次雪水冲击，那架残骸满布污泥，有一半已经被掩埋在地下了。护林工人还说，飞机残骸也可能原先被埋在地上，经历数十年雨水冲刷才慢慢露出地面，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，这里发生过数次山洪，也许残骸在那时被埋起来了。

那架飞机残骸的型号是C-54，是当时性能最好的军用运输机，属于远程货运飞机，最远能飞6000多公里。那种飞机在二战时产自美国，最多只有1000多架，能分到中国的寥寥无几。因此，我和琳达看见此情此景，心



潮澎湃，这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离奇发现。

为什么驼峰航线的飞机会坠毁在遥远的新疆森林里，当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对于残骸的发现，来自中美航空遗产基金会的琳达是有权处理的。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，因此没有为难琳达，还下了指示要我从旁提供帮助。其实，我也很想知道这架飞机的来历。现在没有史料证明它为什么出现在新疆的森林里，只有把它挖出来研究，才能揭开谜底。

那天下午，我和琳达不顾疲倦，加班加点地清理残骸里的物品。因为飞机残骸很大，不适合马上移动，所以我们的清点工作都是在森林深处完成的。当地的工作人员热心地为我们支了帐篷，让我们休息，可那时候怎么能休息呢，我们的身心全扑到那架残骸上去了。

我举起相机给每一处先拍照，可发现穿孔的机舱内有一个被污泥包裹的柜形物体，于是问：“琳达，你去看看那是什么？”

琳达是个中国通，中文难不倒她，有的中国人还不如她普通话说得地道。当琳达听到我的话，她马上走进舱内，本想把那东西拖出来，可那东西根本拖不动。我放下照相机，跟琳达一起剥掉那东西上的污泥，激动地等待真相的到来。数分钟过去后，污泥被剥得差不多了，而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竟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保险柜。

“保险柜里会有什么东西？”

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迫切想知道的答案，琳达也很激动，甚至马上打电话给远隔重洋的祖父。琳达祖父听到这个发现，比我们更吃惊，因为他从未听说有哪次任务要飞到新疆那边。当时的驼峰航线一边是印度，一边是云南，物资集中在印度，然后飞过驼峰航线，运进中国，没有必要飞去新疆。即便迷航了，飞到一半也该发现不对，肯定要调头的，不可能错飞那么远。

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知道保险柜里有什么东西，可又担心是机密，万一

# 死亡航线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的诡异事件

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怎么办？我一个做翻译的，虽然见过一些大人物，但也不能随便惹乱子。琳达不像我那般犹豫，她觉得既然发现了就有权查看，何况那是他们国家的东西。所幸那个在美国举行的活动临近了，活动的主办方来头很大，谁敢阻拦呢？飞机几十年前坠毁，到现在都没人来挖残骸，恐怕知道此事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于是，我们做了一个决定——打开保险柜！

保险柜有厚实的金属层保护，坠毁时都没有受到破坏。现今技术要开启保险柜并不困难，但要不破坏里面的东西，那就要小心处理。可惜，懂得开保险柜的人在新疆很难找，一连找了几个自称锁王的人都没有把保险柜打开。保险柜除了需要一组密码，还需要一把钥匙，我们全都没有。过了一天，保险柜不仅没打开，消息反倒流传出去了。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中午有一位老人竟来到那拉提山的云杉森林里，告诉我们他就是当时在飞机里的一员。

琳达曾被人骗过几次，所以警觉地问我：“黄千山，这老人不会在说谎吧？”

我自然不信了，当即就说：“大爷，你别添乱，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，快回家吃饭吧。”

有一位工作人员认识那位老人，于是站出来说：“刘大爷，这两个人你得罪不起，快走！”

老人见我们不信，随口报道：“飞机的编号是107286，那是美国陆军空运总队运输机的一个编号，里面还有一个保险柜，对不对？”

关于保险柜的发现，早就被护林工人讲出去了，这并不稀奇。不过，我和琳达清理出飞机残骸上的编号时，只记录在工作本上，旁边围观的人根本不懂那是什么，没人会去记那些数字。我不大相信这位老人，如果他当年是机组人员，为什么坠机后没有回到昆明，却一直住在森林外面？

琳达看老人挺诚实的，放下警惕道：“刘大爷，那你能告诉我们，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吗？钥匙你带了吗？”

老人摆手不干：“那柜子不能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，“该不会你不知道密码，也没钥匙吧！”

老人生气道：“年轻人，你爷爷我打鬼子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吃屎呢。我告诉你，飞机里还有一个女人，她身上有把枪，里面还有一发子弹！去看看吧，我到底骗没骗人！”

老人是想说残骸里有具女尸，她身上有把枪，枪里还有一发子弹。这事连我和琳达都不知道，因为飞机还未清理完毕。为了确定老人有没有耍把戏，我和琳达马上走进机舱，忙活了十多分钟，竟真的在舱内的一大团黑土里扒出一具发臭的白骨。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女人的白骨，反正琳达摸了尸骸上的衣服，的确找到了一把枪，枪里确实还剩一发子弹。

这证明老人没有说谎，如果是撞大运，那也太巧了。这是我和琳达始料未及的事情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森林外竟住了一个当年活下来的飞行员。那架飞机来历神秘，也许是上天眷顾那些被埋在驼峰航线上的英雄们，所以留下一个活的答案给世人。

当地的工作人员明白后，马上请老人坐下，如待上宾一般。据当地工作人员的介绍，那位老人叫刘安静，现在近百岁了，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和牧民住在一起。至于什么时候开始住在那拉提山外面的牧民区里，当地工作人员回答不出来，户籍资料也很不清楚。

我和琳达马上给老人递水，请他告诉我们保险柜的密码，可他却怎么都不肯说。我以为他敲诈钱，可老人却鄙夷地瞪了我一眼。琳达见老人不肯说，于是循循善诱，慢慢地问一些关于飞机来历的话，为什么他们当年会飞到新疆，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这事只字不提。

老人眼神沧桑地望着残骸，老泪纵横，如果是骗子的话，这演技也太

# 死亡航线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的诡异事件

出神入化了。当老人知道琳达的祖父也是以前的一名飞行员时，他终于松了口气，慢慢地讲述了他那传奇的经历——

我叫刘安静，1923年开始在南昌航空教导队学习，国父孙中山现身致辞，他的那段话让我终生难忘。时隔多年，我不记得全文了，只记得孙中山先生多次提到“航空救国”这四个字。当年一起参加空军的同志，多半都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那段致辞，我无疑也是如此。

抗战爆发时，中国空军只有305架老式飞机，全是洋货，有的还说不定飞着飞着就自己掉下来了。中日开战后，日本人已经用单翼、时速超过300公里的“零式”战斗机了，而中国空军还用每边两个机翼的“霍克Ⅲ”，实力悬殊是显而易见的。

驼峰航线主要由中美组成，苏联当时要应付德国的攻击，加上他们和日本关系缓和了，早已撤走了支援中国的空中力量。1942年，招募飞行员时中美都很保密，唯恐被日本窃取了机密，取得先机。我那时已经退役了，知悉中美合作的这个计划，于是热血沸腾就报名参加了。

那条航线经过多次摸索，死伤无数才确定下来。航线途经高山雪峰、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、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。再加上这一地区气候恶劣，强气流、低气压和冰雹、霜冻，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。

我们也想选容易飞越的航线，可是日本人在四处阻截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尽管如此，那条航线仍每天都会坠机，有些人第一次飞就一去不回，不知生死了。

抗日战争初期，中国方面节节失利，日军经常以少胜多，这是为什么？都是人，日本人又不比中国人壮，差在哪里，不就差在补给和装备跟不上嘛。这时候，驼峰航线就更加重要了，日军也在附近建立了空军基地，用“零式机”阻截。由于日军强烈阻击，中美方面的飞机都损失惨

重，因此迫不得已把货运航班全部改为夜间飞行。

夜间飞行是什么概念？

谁都明白，这分明在找死。白天飞越还可以参照地形，夜间飞行就等于无头苍蝇乱飞。更甚，夜间天气恶劣，中国从美国那边得来的飞机又落后，很容易就机毁人亡了。这是逼于无奈的做法，在那样的条件下，日本的“零式机”是出不来的，飞行员最大的敌人就是夜晚和恶劣的天气了。磁罗盘、无线电定向机、无线电台也都有昼夜效应，越到晚上故障越多，有时候还会全部失灵。

“驼峰航线”时期，我的战友死了好多个，都快记不住有谁了。幸运女神似乎一直照顾我，每次都能顺利完成飞行运输任务，可就在有一晚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

## 01. 黑云之光

194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刚从青岛回到昆明，调度室飞行任务单就下来了，要机组赶在两小时内到达机场。

我已经一个月没飞过了，因为三个月前，我的一个女战友在驼峰航线上失踪了。女战友叫杨宁，是青岛人，也是少数女飞行员之一。三个月前，杨宁和其他几架飞机一起从印度汀江出发，结果一直没飞到昆明。这事并不稀奇，好多战友都是这样的情况，飞着飞着忽然就没了，怪就怪驼峰航线上的天气太古怪了。

杨宁曾和我一起去美国受训，关系比较亲近，她很早就拜托我，如果她出事了，那就请我替她回去跟她家人说明情况，并把她攒下的钱都带过去。三个月后，一直没有任何音信，我这才腾出时间去了一趟青岛，把杨宁嘱咐的事情办好。虽然路上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刀下，但好歹把战友的遗愿完成了，也算是值得的。

那晚，我一回来就接到了任务单，领完氧气面罩等物，以及履行了必要的手续后，被告知要去印度运一批货物。可能说出来都没人信，当晚同行的有一个是新人，根本没学过跳伞。我以前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，都是边飞边摔，先上去然后再学。

我是出了名的幸运儿，那时还安慰新人，不会也不要紧，没事的。可是，那晚日本的“零式机”竟然罕见地出动了，而且一来就是三架。我们吓得一身冷汗，这是头一回在晚上遇到“零式机”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冒着黑夜，在几千米的高空上拼命地追击我们的C-47运输机。
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C-47运输机上也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，我也似乎听到了死神的召唤声。

我那晚的飞行任务是从昆明到印度的汀江，然后去加尔各答把物资运输回来。包括我在内，同行的飞机有14架，2架是美军的，12架是中国航空公司的。

我驾驶的那架C-47运输机并不算最先进的，它是由DC-3客机改装的，最高只能飞到8000米左右。喜马拉雅山几乎都是5000米以上的海拔，C-47很多时候都飞不到5000米。

那次飞行中，我那架飞机上有五个人，分别为机长、副驾驶、报务员，还有两个额外的副驾驶。因为加尔各答那边出了点事，有两个副驾驶死了，所以才从这边调派两个过去，把那边的物资运到中国境内。

机长是美国人，叫格雷，他和另外三个中国人是头一回见面，而另外三个中国人彼此间也不熟悉。另外两个副驾驶，一个叫张一城，挂了副张飞脸；另外一个叫胡亮，人长得特别英俊，以前是开客机的，和他飞过的空姐，都特别喜欢他。三个副驾驶里，只有我最幸运，除了一些小惊险，基本没遇到过大麻烦。不像张一城和胡亮，每次飞出去，都是抱着回不来的心态。

报务员叫韩小强，个子不高，虽然才30多岁，但已经有秃顶的迹象了。韩小强原来是地面报务员，这次人手不够，他就硬头皮上了。他飞的次数不到两次，根本不会跳伞，起飞前还仔细地问我，跳伞到底怎么跳。

飞机上的报务员非常重要，飞机起飞后，韩小强要把电台频率调到甚

# 死亡航线

发生在二战驼峰航线的诡异事件

高频第四频道，整个飞越驼峰航线的过程中，他都要职守此频道，只要有敌机出现，就要通知其他飞机改线或者躲避。那晚，飞机起飞后，韩小强每隔几分钟就到后舱张望，以确定是不是有日本的“零式机”杀出来了。

我们为什么这么怕“零式机”，这里就要引用一个资料了，方便让大家体会当时的恐惧感。

“零式机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，生产年1939年是日本纪年2600年，因此被称为“零式”战斗机，正式名称是“零式舰上战斗机”，简称零战。在战争前期日本国民并不知道飞机正式名称，报纸、广播等在发表战果时，只宣称“海军新锐战斗机”。美军在1942年6月捕获的“零式机”上，见其机身腋下有“零”字样，零在英语里是zero，于是美国方面就称其为“zero”。

在战争初期，“零式机”以出色的爬升率、转弯半径小、速度快、航程远等特点压倒美军战斗机。但到战争中期，美军使用新型战斗机并捕获“零式机”后，其被研究出弱点，慢慢“零式机”优势就没了，到了战争后期，成为神风敢死队的自杀爆炸攻击主要机种。

那晚，14架飞机飞离昆明后，还未到雪山那边，我所在的C-47就落在了后面，另外13架飞机早就飞远了。韩小强还能用电台与同行的飞机联系，眼看距离越拉越远，他就问我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一样的飞机我们慢了许多。我也觉得奇怪，这晚的天气不算差，怎么就落后了？我英文一般，胡亮和张一城的英文就好一些，所以我朝胡亮使了个眼色，叫他问一问格雷在搞什么名堂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袭过，格雷惊叫：“Zero！”

天空上一道巨大的黑影闪过摇摆的C-47，我们五个人都慌了，要是遇到“零式机”，那就惨了。C-47是用客机改装的，根本没有战斗能力，遇到了敌机就只有逃命的份儿。不是我们不行，而是飞机不行，谁也不愿意



那么窝囊地跑。

可是，那道黑影闪过后就消失在夜空里了，不像是“零式机”的作风。夜间飞行很危险，“零式机”极少在这时候出来。何况我们现在是空机，又没有运送重要物资，舱内只有几个空油桶，没必要这么死追。韩小强很肯定那不是“零式机”，他负责报务，怎么可能出现疏漏而没有提前发现？这一回，没人再把心思放在飞机速度慢的问题上，胡亮忙叫韩小强到后舱去看一看情况，我们就在前面看那道黑影还会不会返回。

张一城不放心，觉得韩小强在偷懒，于是就跟他到后舱去看看是不是有日本的飞机追出来了。可这一看，不仅韩小强觉得奇怪，就连张一城也纳闷，后面追过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奇怪？

飞机后面有一团黑云，云里有道金红色的光，在后舱里看得不真切。那团黑云紧跟在后面，过一会儿又加快了速度，一下子超越了我们的C-47运输机，冲向了漫无边际的黑色天空。韩小强愣在后舱，说这才飞第三次，怎么就看见了邪门的东西。张一城不信鬼神，和韩小强不同，他一看见就认为自己产生了幻觉。

要知道，20世纪40年代活塞式螺旋桨飞机，机舱、客货舱都不密封，只要飞机爬到10000英尺，机组人员就要立即戴上氧气面罩吸氧，而此时正是报务员急于和地面、导航、友机联络之时。因此，报务员戴着氧气面罩拍发、接收电报非常不方便，常常索性摘掉。就因为如此，飞机上的报务员容易出现高空缺氧，大部分人才会过早地出现秃顶的迹象，就如韩小强那样。

张一城怕韩小强飞的次数少，没能及时适应，出现高空缺氧而意识模糊，这才跟到后舱一起看情况。张一城飞的次数多，觉得自己比韩小强本事高，不会头晕眼花。这次张一城看见了异象，被吓了一跳，但又不好意思问韩小强是不是也看见了。以张一城丰富的经验来看，这种怪事绝无